



●如是我读

生命中的二十四节气

周春梅

每次日历上跳出二十四节气的某一个时,我首先会感慨时光易逝:“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浮生若梦,为欢几何?”虽然明知这种感慨已经被前人重复过无数遍,被自己重复过很多遍,还将被后人重复很多遍。这大概也是人类永恒的咏叹之一吧。

接着又会被这些节气的名称之美深深打动。这种对美的惊叹和敬畏,也年年依旧,并不随年龄增长而消减:立春、雨水、惊蛰、春分、清明、谷雨……汪曾祺曾说:“我以为风俗是一个民族集体创作的生活的抒情诗。”如果把“二十四节气”归入其中,那一定是最美的一首。为人和行文都内敛克制的诗人苇岸也不由如此感叹:“二十四节气令我们惊叹叫绝的,除了它的与物候、时令的奇异吻合与准确对应,还有一点,即它的一个个东方田园风景与中国古典诗歌般的名称。”他称赞说,这是语言瑰丽的精华,它们所体现的汉语的简约性与表意美,使我们后世的汉语运用者不仅感到骄傲,也感到惭愧。

面对这样伟大的“集体抒情诗”,苇岸决心用个人写作的方式完成一种特殊的续写:从1998年开始,他选择居所附近的农田作为固定观察点,于每个节气的上午九点进行观察、拍照和记录,最终形成《一九九八:二十四节气》系列散文。1999年,他在病中完成最后一则《谷雨》,同年5月因肝癌离世,年仅39岁。诗人的生命戛然而止,夏、秋、冬的季节更替和书写成为永远的“未来时”,对他个人和喜爱他的读者来说,都是“最大的遗憾”。诗人的生命永远地停留在了春天。而我们还要继续往前走,经历夏天、秋天、

冬天,一季又一季,一年又一年,如果还能幸运地活着……

感叹于大自然之美、如同抒情诗般的二十四节气之美时,我却发现,自己不自觉地陷入了一种分裂。如果以寒露、霜降、大雪等来对应人生,我们会联想到痛苦、消沉、失败、沮丧、迷茫、虚无,会想到“风刀霜剑严相逼”,想到“白茫茫大地真干净”。我们会希望自己的生命拥有更多的明媚温暖、积极昂扬,如果不能,至少也能拥有平静和安宁。于是我们作出种种努力,试图在这流转不定的世间构筑一个铜墙铁壁的小小城堡,拥有一个四季如春的私家花园,将“风刀霜剑”转成“也无风雨也无晴”,却发现终为徒劳。

由此,我们将自己的现实人

生与对自然的观照割裂开来。在现实中,我们回避痛苦,向往安乐,在文学的、审美的领域,我们歌颂苦难,将其浪漫化、崇高化。《道德经》中的“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我们熟读熟记,其实却依然“人”归“人”,“自然”归“自然”。

如何能安然地面对生命中的寒露、霜降与大雪?消除人之为人的种种情感和欲望极其困难。真正的安然并非死水无波,而是跟随生命中的种种起伏,勇敢地去面对、去经历、去接受,包括纠结、挣扎、离散、病痛、衰老,乃至最后的死亡……

岁月带来的皱纹和斑痕,正是自然在我们的躯体上书写的“二十四节气”。

●格言画

杨树山画



万事万物没有变,是我们在变。——梭罗

孙犁惜书如性命

王剑

孙犁对买来的书,爱护备至,视若性命。

凡是他认为有用的书,或拟作珍藏的书,一律不外借。一是恐怕有借不还,二是担心书被污损。他读书时,从不忍心在书边书眉上胡涂乱画,作各种标记。每次看完,他都习惯于把书放回原处,从不嫌麻烦。

孙犁喜欢给新买的书包上书衣,材料不拘,随拿随用。牛皮纸信封、包装纸、报纸大样、糊墙纸等,都是他的首选。他每次坐在桌前包书的时候,心情是平静而愉快的。有一年遭逢地震,大家都往院里跑,孙犁安坐室内,忽然想看《三希堂法帖》的释文,遂从柜中取出,量纸裁装,坦然包书”,

大有与此书“生死与共”之势。包书的习惯,孙犁坚持了近40年,到了晚年,仍“积习难改”。他曾经慨叹:“呜呼!爱书成癖,今包装又成癖,此魔怔也。”

孙犁的藏书非常丰富,挤满了屋中的十个大书柜。有经、史、子、集,也有碑帖、书法、画谱;有《太平御览》这样的官修大系,也有《通鉴胡注表微》这样的学人小书;有《毛诗注疏》《唐代文献丛考》《全宋词》《元文类》等“正典”,也有《红楼梦》《西游记》《聊斋志异》等“经典小说”。

孙犁喜欢整理藏书。每有闲暇,他站在书柜前仔细观察,发现有的封皮太脏太旧,就取出来用报纸重新包上,给它换件新衣。有的精装书书顶变黑了,他会用细砂纸轻轻打磨,直到干净了为止。有的线装书书页散了,他就动手缝好。有的书套破了,他用

旧蓝布打上一个补丁。就这样,“终日孜孜,又缝又补”,修整了很多旧书残书。

谈起对书的感情,孙犁曾动情地说:“书无分大小、贵贱、古今、新旧,都是我共过患难的故旧,我对它们一视同仁。我们在北平街头的书摊上邂逅,成为莫逆;荒村教书时,它们陪我度过无数孤独的夜晚。阜平草棚、延安窑洞里,它们伴我枯寂,给我营养,使我奋发。感谢书籍,对我有很大的救助力量,使我在青春没有陷入苦恼的深渊,对现实生活没有失去信心,时常给我以憧憬、以希望、以启示。我对它们洗尘、安置、抚慰、唏嘘,珍惜一点,溺爱一点,这都是情理之常。”

书人书事

“孙犁与书”系列之三

河北古桥

谭汝为



中国是桥的故乡,勤劳智慧的中国人在历史长河中,修建了很多奇巧壮丽的桥梁,这些横跨在山水之间的桥,不仅便利了交通,而且装点了江山胜景,成为中国文明的典范标志。除上期所述赵州桥外,还有一些极具特色的古桥。

坐落于衡水市胜利东路的安济桥,为七孔联拱石桥,全长116米,两侧各有望柱58根,每根柱顶都有形态各异的石狮;在望柱之间有石头栏板。桥东西两头的南北两侧,各有一只较大的石狮。这里的河水、石桥、狮子、明月等元素构成的“衡水桥夜月”,为衡水八景之一,极富诗情画意。

坐落在石家庄市井陘县苍岩山景区的桥楼殿,是长15米、宽9米的桥和桥上建造庙殿的完美结合。这座楼桥合一的石拱桥,飞跨在两绝壁之间,横架于百米深涧之上,飘然欲飞,势若长虹。当游人置身桥上,凭栏远眺,可体验空中楼阁、若神若仙的奇幻感受。

位于邯郸市永年区广府古城东桥村的弘济桥,为单孔双敞肩式石拱桥,全部用石块砌成。桥拱上有龙首、龙、凤、飞马等石雕形象,生动逼真,活灵活现。桥上矗立着18对望柱,栏板雕有精美的浮雕图案,工艺精细美观,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遵化五音桥位于遵化县清东陵顺治帝孝陵的神道上。桥上有石望柱128根,桥两侧装有方解石栏板126块,每块栏板的形状和大小相同。因栏板取材于含铁量较高的铁矿石,敲击辄发悦耳声响,包罗宫、商、角、徵、羽五音,故名。

河北古桥众多,样式多样,素有古桥甲天下美誉,在此便不一一赘述了。

●朱锐著《哲学家的最后一课》



商皓

本书是哲学家朱锐在生命最后阶段完成的哲学著作,融合了朱锐临终前的十日病房对谈与他在中国人民大学毕业典礼上的“最后一课”内容,凝聚了他30余年的哲学研究成果,探讨生命的意义及如何以哲学态度直面终极挑战。

●丛非著《被爱是一种能力:6堂课,创造你想要的关系》

想要好好地获得爱,我们需要系统地掌握一种能力:被爱的能力。针对这种问题,知名心理专家丛非深度打磨出一套适用于所有人的操作手册。从改变别人的简单技巧到正确地发现爱、创造爱、给自己爱,6堂颠覆认知的成长课,层层递进,直击被爱核心。

●刘爱敏著《银雀山汉简〈阴阳时令占候之类〉综合研究》

对一年的划分,古今中外颇为不同。印度古代将一年分成六季,又称“六时”,而中国古代则有把一年四分、五分、八分和三十分“四时”、五季(四季加“季夏”)、八节和三十分“三十分”做了深入探究,令人大开眼界。

●[奥地利]托马斯·伯恩哈德著《波斯女人·制帽匠》(马文韬译)

相比于传统意义上的小说,伯恩哈德似乎更愿意以独白的方式完成他的讲述。两则故事写的都是与疾病的相遇。但从他笔下如水流般急促的句子中,我们看到的不是忧虑,而是一个孤独的男人与外面的世界短暂而又匆忙的交集。